

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国际理念和规范

——从“适用于考古发掘”到“遗产地诠释与展示”

孙 燕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 诠释与展示是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进对文化遗产的理解和欣赏,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手段。从《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到《文化遗产地诠释与展示宪章》等国际文件都传达了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国际理念。引入这些国际理念,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并用于中国的实践将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 遗产 诠释 展示 理念

中图分类号: K260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通过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遗产地诠释与展示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宪章》视“诠释(interpretation)”和“展示(presentation)”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地欣赏与理解的手段,从而定义了诠释与展示并确定其七条基本原则:接近与理解,信息来源,背景和场景,真实性,可持续性,包容性以及研究、培训和评估。宪章据此指出:“诠释是指一切可能的旨在提高公众意识、增强对文化遗产地理解的行为。这些行为可包含印刷品、电子出版物、公开讲演、现场和不在现场但直接相关的装置,教育项目,社区活动以及持续的研究、培训和诠释过程自身评估等……展示则更为具体,是指通过遗产地诠释资料的编制、个人接近、诠释设施等方式精心策划的诠释内容的传达。诠释内容可以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来传达,诸如信息板、博物馆类型的陈列、正式的徒步旅行、讲演、有导游的旅行以及多媒体应用和网站等,但是并不要求一定要用这些方式。”^[1]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诠释和展示可以说是同一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界限。在不同的文件中,“诠释”和“展示”有时可能是同一所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博物馆协会等相关国

际组织自成立之初就一直关注各类遗产的“诠释”与“展示”,尽管早期的国际文件中不一定使用“诠释(interpretation)”、“展示(presentation)”这样的词汇,但是其中却含有上面“诠释”与“展示”所涵盖的内容。《文化遗产地诠释与展示宪章》也正是在以往国际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

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会议在新德里通过的《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以及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二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都把“诠释”与“展示”归入公众教育一项,将其作为提高公众遗产保护意识的手段。《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第12条建议:“主管当局应提出教育措施以便通过历史教学、学生参加某些发掘、在报刊上发表由知名专家所提供的考古情报、组织导游、展览和关于发掘方法及所取得成果的讲演、清楚展示经勘探的考古遗址及发现的纪念物、出版价廉而简明的书面专题材料和指南,来唤起和推动对于过去时代遗存的尊重和热爱。为了鼓励公众参观这些遗址,各成员国应作出一切必要安排以便于接近这些遗址。”^[2]《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建议通过学校教育、博物馆研究和展示以及适当的宣传媒介,例如:电影、广播和电视节目,展览材料,以及适合于广泛传播并专为教育界设计的手册和书

籍、报刊、杂志以及各种国内、国际“节日”、竞赛和类似活动等,来鼓励公众对自然或人工景观和遗址的鉴赏,激发与培养公众对景观和遗址的尊重,从而引导民众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对社区而言至关重要^[3]。

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最有效方法的建议》以及198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十五届全体大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的《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涉及到博物馆诠释与展示的原则。前者建议博物馆通过清晰的陈列形式、系统地布置简介说明或标签、出版观众所需之此类说明的导游书或手册、组织适合各类观众听讲的定期导游参观等,使藏品易于为各类人所欣赏。博物馆应易于进入并应以舒适的措施使之尽可能具有吸引力^[4]。后者提出陈列、展览及专业活动应根据博物馆既定方针及教育宗旨予以执行,不应有损于藏品质量与保管。博物馆应尽力确保陈列展出的物品真实客观,不应永远保持神秘化或墨守成规^[5]。这其实就是《文化遗产地诠释与展示宪章》中的易接近和真实性原则。

早在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于威尼斯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也称《威尼斯宪章》)中就表达了真实性的理念。《威尼斯宪章》认为将历史古迹真实、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职责,古迹遗址必须成为专门照管的对象,以保护其完整性,并确保用恰当的方式进行清理和展示;并且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永久地保存和保护建筑风貌及其所发现的物品。此外,必须采取一切方法促进对古迹的了解,使它得以再现而不曲解其意^[6]。1994年与世界遗产公约相关的奈良真实性会议通过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在《威尼斯宪章》精神的基础上,对真实性这一概念及其应用作了详细阐述。《奈良真实性文件》认为:“在保护的实践中纳入真实性的考虑具有重要的作用,可厘清并阐明人类的集体记忆……《威尼斯宪章》所探讨及认可的真实性是有关价值的基本要素。对于真实性的了解在所有有关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世界遗产公约》与其他遗产名单收录程序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基本作用。”但是不能基于固定的标准来进行真实性的判断,出于对文化与遗产多样性的尊重,必须在相关背景之下对遗产项目加以考虑和评判^[7]。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展示(presentation)”与“保护(pro-

tection)”、“保存(conservation)”等并列为国家的责任。国家要为此目的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必要时利用所能获得的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财政、艺术、科学及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8]。同时通过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也号召各国根据其司法和立法需要,尽可能制定、发展并应用主要目的在于协调和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科学、技术、文化和其它资源的政策,以确保有效地保护、保存和展示文化和自然遗产^[9]。这说明了展示的重要性。

199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九届全体大会在洛桑通过的《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也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展示的重要性:“向民众展出考古遗产是促进了解现代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促进了解对其进行保护需要的最重要的方法。”该宪章还涉及到诠释与展示的多项原则:“展出和信息资料应被看作是对当前知识状况的通俗解释,因此,必须经常予以修改。它应考虑到了解过去的其它多种方法。重建起到两方面的作用:试验性的研究和解释。然而,重建应该非常细心谨慎,以免影响任何幸存的考古证据,并且,为了达到真实可靠,应该考虑所有来源的证据。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重建不应直接建在考古遗址之上,并应能够辨别出为重建物。”^[10]1996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一届全体大会在索非亚通过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是对《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宪章》的补充,强调知识的传播(Dissemination)和公众的参与,指出:“应该通过各种媒体的通俗展示提升公众对水下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及其价值的了解。并不应因高额的费用而有碍大众贴近展示……调研团要寻求社区及利益团体的参与……情况允许,还应为公众提供获取考古技能的培训和教育机会。”宪章鼓励与博物馆以及其它机构的合作^[11]。这包括了易接近、真实性和包容性等几项原则。

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二届全体大会在墨西哥通过的《国际文化旅游宪章》中,诠释和展示所占的比重急剧增加,其内容几乎涵盖了《文化遗产地诠释与展示宪章》中所有的诠释与展示原则,其中第四个目标就是:鼓励计划和政策的制定者在保护和修缮文物的宗旨下发展具体的可衡量的有关文物场所和文化活动展示和诠释的目标和策略。这部宪章还对诠释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具体指导,如1.2:“诠释计划应该将遗产的各种价值以一种相关和可及的方法,通过适当的、启发性的当代教育形式、媒体、科技和个人对历史环境和

文化信息的解释,向东道主社区和旅游者展现。”1.3:“诠释和展示的计划应该促进和鼓励高度的公众意识,支持自然和文化遗产长期生存的必要条件。”1.4:“诠释的计划应该在过去的经历和现在该地区 and 东道主社区的多样性中展现古迹、传统和文化活动的重要性,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或语言群体。”2.3:“诠释计划应该建立在对细致的、但通常也是复杂或互相冲突的遗产各个方面的综合理解上。持续的研究和咨询对深入理解和领略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是重要的。”另外,鼓励原住民及相关人员参与诠释和展示目标与策略的制定。《国际文化旅游宪章》也表达了诠释和展示的真实性原则,如2.4:“保持遗产场所和藏品的真实性很重要……其真实性可以通过有形的物质、记忆和从过去一直流传下来的无形传统来表现。各项计划应该展示和诠释场所和文化经历的真实性,提高对文化遗产的欣赏和理解程度。”^[12]

尽管《国际文化旅游宪章》继续追寻一贯的遗产诠释理念:“催进和鼓励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使这些遗产的重要性为东道主社区和旅游者充分理解。”但它的确试图架起遗产保护和旅游之间的桥梁,认为古迹保护和旅游规划应该确保带给游客一段有价值的、满意的和愉悦的经历^[13]。这就是所谓的“娱乐性”。娱乐这一理念同样出现在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中:“深信研究、宣传和教育对保护和保存水下文化遗产极为重要;深信公众只要以负责的和非闯入的方式进入仍在水下的水下文化遗产,就有权从中接受教育和得到娱乐……只要不妨碍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应当鼓励人们以负责的和非闯入方式进入仍在水下的水下文化遗产……从而使公众认识到应当了解、欣赏和保护水下文化遗产。”^[14]

1999年修订的《巴拉宪章》是国际诠释和展示理念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文件。《巴拉宪章》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于1979年在巴拉通过,1999年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宪章中给“诠释(interpretation)”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但没有单独定义展示):“诠释是指展示某遗产地文化价值的所有方式。”宪章把诠释单列一条(第二十五条)说明诠释的必要及诠释的目标:“很多遗产地的文化重要性并不明晰,因此应对其进行诠释。诠释应当提高公众对遗产的认识和体验乐趣,同时应具有合理的文化内涵。”《巴拉宪章》也涉及到《文化遗产地诠释与保护宪章》中所谓的包容性原

则:“在遗产地保护、诠释和管理中,应当纳入那些与遗产地有特殊关联或对其遗产地富有社会、精神或其他文化责任的人士参与。”《巴拉宪章》还重视诠释与人的关联:“应当尊重、保存、而不是抹杀人类和遗产地之间的重要关联。应当探寻并利用各种机会以诠释、纪念并颂扬这种关联。”^[15]尽管《巴拉宪章》是针对澳大利亚而制定,并不是一个国际宪章,但它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它不像之前只重视遗产的物质实体的保护与保存,而强调精神价值、人的参与以及诠释的重要。《巴拉宪章》(1999年)可以说是国际诠释与展示理念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有关遗产保护与管理 and 文化旅游的国际文件一再强调诠释和展示的重要性,但尽管有大量关于各类遗产物质结构修复、保护的宪章、宣言、准则,可是还没有专门关于诠释与展示的国际文件。进入21世纪后,制定专门有关诠释与展示的国际文件提上了日程。比利时公共考古及遗产展示Ename中心(the Ename Center for Public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Presentation)的工作人员最早提出了遗产诠释与展示国际学理性文本的想法。曾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秘书长的吉恩·鲁克森(Jean.Louis Luxen)先生参加过Ename中心的数次研讨会,他建议: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也许是最适合起草潜在的诠释与展示国际宪章的组织机构。2002年春,在与鲁克森先生及其他同行的密切磋商下,Ename中心的工作人员根据以往的宪章模式制定出了第一份草案;之后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持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终于在2007年形成提议最终草案,在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上获得通过。经过近七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第一份关于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国际宪章——《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遗产地诠释与展示宪章》终于诞生了。这部宪章的目标在于:1、催进对文化遗产地的理解和欣赏,提高公众意识使其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保存;2、通过精心考证的对遗产地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可接受的科学的、学术的方法以及活态文化传统向大众传达文化遗产地的意义;3、在文化遗产地自然和文化场景以及社会背景中捍卫遗产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价值;4、通过传达遗产地历史结构、文化价值的重要性来尊重文化遗产地的真实性,保护它们免于侵入式的诠释设施、游客压力、不正确或不恰当的诠释的不利冲击;5、通过提高公众理解并参与为保存而做的不懈努力,确保诠释设施的长期维护以及诠释内容的定期检查为

遗产地的可持续保存做出贡献;6、通过催进权益人、相关社区参与诠释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来鼓励文化遗产地诠释的包容性;7、制定包括技术、研究、培训在内的遗产诠释与展示的技术与专业准则。这些准则在其社会背景中必须是恰当的、可持续的^[16]。

宪章确定的诠释和展示的七条基本原则如下。原则一:接近与理解。诠释和展示计划应从身体上和智力上都易于公众对文化遗产地的接近。原则二:信息来源。诠释和展示应基于通过可接受的科学与学术方法以及从活态文化传统收集来的证据。原则三:背景和场景。文化遗产的诠释与展示应与它们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历史、自然背景和场景相关。原则四:真实性。文化遗产地的诠释与展示必须尊重《奈良真实性文件》精神的真实性的基本宗旨。原则五:可持续性。一个遗产地的诠释方案必须洞察其自然和文化环境,将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性作为其中心目标之一。原则六:包容性。文化遗产的诠释与展示必须是遗产专业人员、东道主、相关社区以及其他权益人有效合作的结果。原则七:研究、培训、评估。持续的研究、培训、评估是文化遗产地诠释的基本组成部分^[17]。

从以上对诠释与展示国际理念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遗产地诠释与展示宪章》依然遵循以往诠释和展示的宗旨,即将诠释和展示视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催进对文化遗产地的理解和欣赏,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手段。它所提出的七项目标和七项原则也是对以往的国际诠释与展示理念的总结。但是这并不妨碍它的重要性,它集以往国际诠释与展示理念

之大成,是第一份专门的关于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国际文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同《文化遗产地诠释与展示宪章》出现之前的国际情形相似,中国已经有比较完善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但是对诠释和展示只是在相关文件中零星涉及,并没有专门的关于诠释与展示的规范性文本,更没有系统的诠释与展示理念;国内对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研究也相对匮乏,这同中国遗产大国的形象不相适应。面对日益加剧的环境恶化和人类活动对遗产的破坏,在旅游热对遗产的冲击以及各地以营利为先而不是以保护和教育为主要目的的遗产项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引入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国际理念,结合中国的实情,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并用于中国的实践,将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1][16][17] *The ICOMOS Chart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EB/OL] http://www.international.icomos.org/charters/interpretation_e.pdf. Interpretation, 也有翻译为“解说”。

[2][3][6][7][8][9][10][12][13][14][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2、50~51、52~54、141~143、71、80~88、139、176~189、176~189、207~217、158~172页。

[4][5] 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第39~40、224页。

[11] *Charter on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1996) [EB/OL] http://www.international.icomos.org/under_e.htm.

Universal Idea and Standard of Cultural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 From “Applicable to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o “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Heritage Sites”

SUN Ya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means of enhancing public appreciation, understanding and conservation awaren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international texts from *Recommendation on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pplicable to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o *The ICOMOS Chart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express the universal ideals of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troducing these ideals to China and applying them to Chinese practice will have a good effect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presentation; idea